

主持人语

你来诉说
我来倾听

你是不是曾经被爱情伤害过、被友情背叛过、被亲情遗弃过，憋了一肚子委屈，却不知向谁诉说？你是不是在某些时刻，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，感悟到了人生的丰富，想跟人分享，却不知从何说起？其实，你不必把一切都藏在心里，要知道揣着秘密是一件沉重而痛苦的事。你只需要会倾听的耳朵和懂你的心。来吧，把你的心事说给我听。
倾诉热线：15137956968 18103883458

拿什么拯救你 我的爱人



云和丈夫同在一个屋檐下，却不像夫妻，不是他们不相爱，而是丈夫无法摆脱自身的心理困扰，折磨着自己，从而把原本甜蜜的婚姻弄得支离破碎。

绘制 茜文

++ 倾诉人：
云(化名)，41岁
采访人：
闫卫利
采访时间：
2013年12月30日
采访地点：
洛浦公园

3 拯救自己容易 拯救爱人难

我开始和波分居，一分就是10年。我们下班后各做各的饭，各进各的屋。周末孩子回来，我和波虽然睡在一张床上，但谁也不碰谁。平时我们交流得不多，即使说话，说不了几句就会吵架。我多次提出离婚，波只丢过来一句话：“要去你自己去。”

我被他折磨得病倒了。那段时间我感到自己濒临死亡，胃病严重到什么都吃不下的地步，整个人轻飘飘的，还整夜失眠。我成了这个样子，波依然在阳台上专注地忙碌着，仿佛看不到我的苦痛。上医院也是我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去。我埋怨他冷漠，他却说：“早点儿去死吧！”

我不再为波伤心，我要振作起来，为孩子坚强地活着。我开始看一些心理、饮食方面的书籍，调整自己，两年后，我终于从病魔中挣扎出来。

这段时间，我不但给自己疗伤，还从书中了解到波的问题所在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波病了，是精神方面的疾病，不是他不爱我，不爱这个家，而是他被困在精神世界里难以自拔。他害怕交朋友，害怕见到熟人，更不愿意和我交流。但他偶尔会给我发来一条暖暖的短信，让我依稀看到了当初那个对我关怀备至的波。这些短信对我来说弥足珍贵，这是波发自内心的声音，也是支撑我维持这段婚姻的理由，我一条都不舍得删。

我们分居后，波有一次做出了反常的举动。那天快要下班时，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，问我什么时候回家，说他和孩子在家等着我一起吃饭。我快速骑车往家赶，路上我不断地问自己：这是真的吗？当我推开门时，他和孩子有说有笑地坐在饭桌边，桌上已经摆上了热腾腾的饭菜，此情此景让我幸福得泪流满面。这种场景我在梦里不知憧憬过多少次，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刻。然而这一刻太短暂，波很快又恢复了冷漠的态度。

我想，那一刻的波才是真实的，波还是爱我的，我不能丢下他，让他在孤独的精神世界里挣扎，我要帮助他走出困境。我劝波去看心理医生，波却拒绝了。他说他没病，不需要看心理医生。我要带他和朋友一起出游，他说他要忙着修理家具。我各种办法都用尽了，却依然打动不了波那颗冰冷的心，我很无奈，我怎么拯救他呢？

1 走亲戚走来的婚姻

我和波(化名)的相识纯属偶然。那年我中专毕业，家人要去远房亲戚家，我闲着没事儿就跟家人一起去了。我和波的爱情之火就此点燃了。

波是远房亲戚家的儿子，长得俊朗，大学毕业，读过不少书，喜欢文学。我也是个文学迷，两个情趣相投的人相遇，话语投机兴致高，我们在屋里谈论诗词、小说，聊人生，时间过得很快。一个多月后，我的父母收到了一封信，信是波的母亲写的，她说波很喜欢我，她也很认可我，希望两家能结为亲家。

对波我是满意的，他毕竟是个文化人，不过我想我在农村，嫁到城市人家会不会格格不入，况且我还没有

稳定的工作，不想就这么毫无资本地跨入他的家门。波的家人认定了我，几次邀请我去他家玩儿，还忙着帮我联系工作单位。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就这样，我和波谈起了恋爱。

波对我很痴情，知冷知热，天热的时候拿着扇子给我驱赶蚊虫，天冷的时候给我买来棉衣。他喜欢给我买衣服，愿意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惹来不少艳羡的目光，波就感到很自豪。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波不再为我买衣服了——那次，我和波到公园里散步，我穿着波给我买的毛衣，格外靓丽，有人邀请我跳舞，我和那人翩翩起舞，格外引人注目。过后，波阴着脸，跟我大吵了一

通，之后一句话也不跟我说，任我怎么解释他都不理我。

波不愿意看到我和别的男人跳舞，这一点儿我可以理解，但对他过激的反应我有些想不通。后来我宽慰自己，把波的行为归结为他太爱我了，我们重归于好，但此后我再也没穿过那件毛衣，因为波不喜欢我穿，从此他也不再给我添置衣服了。

波一方面柔情似水，一方面斤斤计较，类似这样的小摩擦在我们之间时常发生。在我看来因为一些鸡毛蒜皮，他就能跟我怄上几天气，好几次我向他提出分手，他的母亲总是站出来做我的工作。我们俩谈恋爱谈了3年，终于走进了婚姻。

2 他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

婚前，我曾无意中从婆婆口中得知波受过精神刺激，我当时没太在意，我把波的一些精神上的不正常，归结为怕失去我。然而，婚后一桩件事情的发生，让我意识到波的异常。

波原本有不错的工作，但他消极自闭，自愿申请从市区调到县里，又从县里调到乡里，最后不得不下岗。波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工作上的事儿他很少跟我说。亲戚朋友家有了喜事，别人都是夫妻同去贺喜，波从来不跟我去，他总说自己很忙，其实他除了上班，就是在阳台上鼓捣他的花

架，做木工活儿。阳台上永远有他做不完的活儿，花架上哪个钉子不牢固，哪盆花草长得不够好，都会牵着他的心。家里的柜子裂开一个小口子，他会忙乎半天，拿着刀子、刨子、锯等工具轮番上阵，修修补补。他沉浸在他的那个世界里，对我和孩子冷漠以对。

一次，孩子发烧，我要带孩子去医院看病，波坚持让孩子喝蒲公英茶，孩子一连喝了两天，却没有好转的迹象。我心急如焚，要带孩子去医院，波却拦住我，我愤怒地推开了他。孩子吃了医生开的药，病情得到

了控制。

波呆板的处世方式根深蒂固，不允许别人来打破。在他看来，电磁炉上的锅不能用在燃气灶上，为此，他不惜燃起家庭战火，和我大吵。他会像教小孩儿一样对我耳提面命：“茶壶应该放这边，鞋子应该放到那个柜子里……”即使我急着上班，他也不放过我，非要让我听完他的“教导”才肯让我走。我被他折磨得几乎崩溃，看到同事们下班后都急着回家，我却害怕回家，宁愿在街头徘徊，那个家让我窒息得喘不过气来。